

赤身裸体，面对自己
王翀，2017年12月9日

在中国，“艺术家驻地”这个外来语，对于戏剧人来说非常酷，也非常陌生，谁也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什麼好吃的。我在2012年申请亚洲文化协会驻地的时候，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申请的是什麼。

纽约的节奏

到了纽约之后才发现，艺术家驻地简直就是天堂。首先是住进联合国旁边的一套房子，去哪里都很方便，距离中央车站步行8分钟，距离电影院12分钟，距离现代美术馆25分钟。这些数据都是我一次次地丈量出来的，被亚洲文化协会写进了介绍里，用来说明驻地多么的方便。确实，半年时间里，我看了90个演出和100个电影，不仅因为贪婪的好奇心，也归功于交通方便。

当然，交通便利是远远不够的。亚洲文化协会提供了不菲的资金，让艺术家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尽情地沉浸于艺术。我一口气买了现代美术馆和纽约戏剧工作坊的会员卡、库布里克影展和林肯中心艺术节的套票。因为有钱，才能不加选择地选择剧目。很多只闻其名的艺术家，终于在纽约看到了他们的现场：陈士铮、野村万斋、西蒙·麦克伯尼、理查·佛尔曼、保罗·泰勒、建筑师协会、电梯修理厂。

驻地一般不会给艺术家什麼工作压力。当然，大家都知道艺术家自己是闲不下来的。我给自己找的事情就是，导演了赵秉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毕业作品《爱神》。当时并不知道，秉昊会成为我最常合作的编剧，都是因为纽约的缘分。

7月，我参加了林肯中心剧场的导演实验室。实验室有20个国家的70个导演参加，热闹喧哗。国际导演明显和美国导演的思维方式不同，前者更喜欢创造，后者对编剧亦步亦趋。

在纽约和旧金山，我看到美国的观众垂垂老矣，年轻的创作者也没有什麼振聋发聩的声音。我的体悟是：艺术家必须寻求改变，否则戏剧艺术的死期不会太远。如果戏剧依然保持现在的形态，观众只会越来越少。

小名木川的世尊

我的第二个驻地，是2015年12月到2016年1月在东京森下的世尊基金会。记得从北京到东京那天，雾霾把北京的能见度压抑到几百米，飞到东京后却是天空澄明。

这个驻地和纽约的状态非常像，资金充足，人脉资源深厚。总是阳光般明媚的Hisano Atsuko给我介绍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和机构，谨慎认真的稻村太郎带着我各处跑着看演出。他们都是真正懂艺术的人。

多亏了驻地的资助，饥饿的艺术家能够看到很多昂贵的演出，比如坂东玉三郎的《廓文章》、大阪的人形净琉璃《国性爷合战》。我在夏威夷大学上学的时候，就学习过歌舞伎和净琉璃，终于看到现场时的震撼，非同小可。虽然传统艺能演员接受的训练都来自同一个体系，但普通演员只能在舞台上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而坂东玉三郎这样的名角之所以能光芒四射，是因为他们敢于加入自己对角色的解读、自己独特的生命热情。人形净琉璃的看点理应是傀儡，但让我意想不到的，最吸引我眼球的，不是需要几十年功夫练就、三人精密配合的傀儡戏，而是充满了激情的义大夫，他们纵情的歌唱让我落泪。

森下是幽静之所。每个无事的午后，我都会抱着《红楼梦》去小名木川边慢慢读，没有压力和目的，有的是冬日的阳光和心境。在游水的野鸭和跑步的棒球少年之间，我慢慢沉入了河底的另一个时代。

在驻地期间，我和结城座敲定了2017年的合作，也观看了孙三郎先生的表演，开始学习这一陌生的传统。促成一次跨语言、跨文化的国际合作，需要的不仅仅是缘分、勇气和资金，更需要双方深入的理解和沟通。这种理解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世尊的驻地给我们提供了时间。

珍惜

在两次工作坊之后，2017年10月，赵秉昊编剧的《雀去冬来》正式在结城座开始排练。为了这次创作，我早早就申请到了东京艺术空间的驻地。我非常有幸，因为，听说这个驻地很少把机会给剧场艺术家。时隔一年多的两个东京驻地，被一个作品连在了一起。我花了大量时间奔波在两国与武藏小金井之间，每天6-9个小时的排练让我只有时间洗澡，没有时间洗衣服。午饭吃得朝九晚五、马马虎虎，人变得更瘦了。11月22日，是连续20天当中的唯一一个假日，我疯狂地去电影节看了5个电影，又在电脑上看了3个，用极端的方式珍惜我的驻地。

桃花源与道场

三个驻地的时间、资助、内容各有不同，收获也各有千秋。艺术家驻地表面上是一套房子和一笔钱，其实绝非如此简单。

驻地是一个平台，把你带给本地的艺术家和观众。

驻地也是桃花源，让你远离自己熟悉、腻烦的日常世界，让你面对新奇的未知世界，进入异域的冒险。

驻地亦是道场，把你剥离得赤身裸体，面对自己。